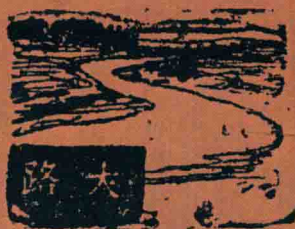


高蘭朗誦詩集

高蘭著



大路書店印行

高蘭朗誦詩集

高蘭著

讀的詩

大路書店印行

高蘭朗誦詩集

實價國幣二角

著者	高蘭	發行者	漢口交通路四一號 大路書店	經售處	開明書店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	----	-----	------------------	-----	------------------------	-----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再版

再版自序

『詩，向來是不被人重視的。』雖然這句話在理論上，在各國的文壇上，是如何的不通，然而在中國的讀者羣中，這句話不但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而且幾乎成了至理名言；縱然有些詩集也曾到過再版三版，但那經過的歲月是相當的可觀的。（自然發行者一向對於詩的輕視的主觀成見甚至超過讀者，更是主要的原因。）

這本詩集的最初印行時，就會經過了並不算小的波折和躊躇；結果雖然印了，但是在當時印行的人，他曾真的感到冒險，紙那麼貴，刊物那麼多，將怎樣賣出去呢？在這個時

期？

事實，兩個月，再版了。

非常明白的，這充分的證明了，詩，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中，它不但確定了它應有的地位，而且是以突飛猛進勇武精悍的姿態，執行着它在民族革命的神聖戰爭中所有的任務，尤其是朗誦詩。我想這是勿庸我來「費辭」的。

在這裏我所要說的，當然不僅是對於朗誦詩的愛好者的感謝而已，簡言之，最大的希望，乃是切盼着，使它更廣大的發展到每一個角落去，完成它神聖而崇高的使命。

但這是需要每一個有正義感的讀者和作者的努力呀！

高蘭，一九三八年五一節日。

贈 高 蘭

穆木天

啊！高蘭！

你從冰天雪地中生出來的詩人！

在我的悠長的旅途中，

你的健壯的詩歌，

使我得到最初的歡喜：

「八·一三」的砲火是把中國的詩歌變質了！

新的時代，

新的現實，

新的歌聲，

新的生命力，

是光明的，

歸開了一切的黑幕！

在你的青春的詩裏，

我感到了——

一種荒莽的力量，

一種純樸的大地的土的氣息，

我感到了——

「八·一三」的詩歌，

已經有了牠的健全的萌芽，

詩歌的大時代

已經在開始！

你的詩使我感到了北國的土腥，

可是，高蘭，我還不知道——

你是從那荒莽的冰天雪地中出來的，

你的家，

同我的家一樣，

是在那鐵蹄下邊的雪原裏！

啊！高蘭！

從上海流亡到武漢，

這兩個多月裏邊，

我真不知道感到多少歡喜！

同時，我也流了多少眼淚！

（雖然，有時，眼淚只是流在心裏）

我——到——

六年間的磨煉，使我們強健起來，

好多好多的青年朋友，

真是健全得同鋼鐵一樣了！

從笕橋，

我們的飛機士，

給我們作過了沉痛的報告！（注）

那時我流了好幾次的淚！

從北方，

好多的意想不到的朋友，

使我知道他們在堅苦地戰鬥！

那也使我流出眼淚來了！

六年間的血的洗禮，

把棉花般的孩子們都變成鋼鐵了！

高崗！我們是從血泊中生長了起來！

在我們的不知道的朋友中，

會有多少多少的人，

達到了我們想像不到的健全法！

那值得我們歡喜！

那值得我們流淚！

那更是值得我們用我們的筆記錄出來，

用我們的筆記錄出來！

高崗，你從冰雪地中生長出來的詩人呀！

在那冰天雪地中，

在這六年間，

真不知有多少民族戰士，

用他們的血與肉，

交織出來

偉大的民族革命的詩篇！

你用你的健全的話語，

把那些英雄口敘事詩記錄下來罷！

高崗！你莽原裏產生出來的詩人呀！

大地的吼聲，

現在是正待我們記錄的時候了！

「八·一三一」吹起全面抗戰的號角，

多少的英勇戰士為國犧牲了！

只有爭取到祖國的抗戰的勝利，

東北的七千萬的民衆

才能達到解放！

高崗！爲民族革命高揚起你的歌喉罷！

在詩歌中激發起民族的偉大的感情罷！

我們要在這個大時代中，

作一個洪亮的回聲，

作一個清朗的喇叭手，

民族的生存已燃燒到白熱，

高崗，把民族的白熱的生命力，

用你的詩歌，記錄下來罷！

我們要作偉大的民族敘事詩的

渺小的記錄者。

高蘭！歌唱罷！

現在，是詩歌復興的時代了！

（注）「在笕橋」，是一篇東北飛行士所作的報告文學，見大公報「戰線」。

序高蘭朗誦詩集

陳紀瀾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和「八·一三」的上海事變，使中華民族從六年來的奴隸生活中得到了一個解放的機會，使全國每個角落都受到了戰爭的影響。這個影響的結果，會使中國永久脫離奴隸的桎梏巍然存在世界，也許從此被異族統制更失掉了自由。

在這個過程中，一切在蛻變，一切在爭取着它的自由，一切在抓着現實給敵人以攻擊。

文壇，詩壇也是一樣。「八·一三」以前被人所稱頌的應時巨著都失了時效，凡超時代和被時代遺棄了的作品都不見了。這，也只得感謝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的力量了！

首先我們應該把「詩」提出來作個例子。

新詩自「五四」以後直到「八·一三」事變以前，不但在質的方面會有許多轉變，在形式上也有不同。從浪漫的抒情詩以至爲民族英雄的歌頌詩；從散文體，豆腐干，以至幾乎二三字就佔一行的詩。使我們很容易回憶到過去詩壇的堆雜和無目的的製造的詩形；但是我們應該慶幸從這種荆棘亂草中也培植了不少堅實的果木，使它漸漸長大了。最受人尊敬的詩人，和最不受人喜歡讀的詩，在民族解放戰爭當中也坦當了它最偉大的任務。

在抗戰後，「詩」的發展過程中，「朗誦詩」便充當了詩的抗戰先鋒隊。

「朗誦詩」並不是新創的，也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這名詞也不必強加上一個界說。凡寫在紙上而不能朗誦的詩絕不能稱爲詩，否則，

至少算失了它的效用；凡寫在紙上的詩就應該可以朗誦，否則，至少文字和意義上有缺陷。不過我以為要特別標明「朗誦詩」的意義是這詩比較一般的詩容易朗誦，可以朗誦，或者有朗誦必要。

因此，我先來「一說『朗誦詩的意義』，『朗誦詩的必備條件』和『朗誦詩的來的發展。』」

（一）朗誦詩的意義

在抗戰期間的宣傳工作，我們不但要顧及到煽惑性的需要，同時更應該注意到理性的重要。一方面我們應該把全民族的抗敵情緒鼓動起來，另一方面更應該使每個參加抗敵的人對於現實和他的工作有所理解，這樣才能結成一個全民族的堅強的抗敵陣線。那麼，這樣的宣傳工具，一定不單是個「口號」的，必須也是自理解性的。我以為一切宣傳工具應該把握住這個要點，「詩」自然也是一樣。

我並不否認其他詩的價值，但是一切只有藝術價值，而無藝術功用，只能夠印在紙上供智識分子讀一讀的文字，在現時是已經不夠用了，也不需要了。因為我們正在生死線上掙扎，沒有精力探求藝術，並且我們的大眾還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換句話說，還有八百之八十不識字的抗敵民衆預備着上前綫。假設這百分之八十預備上前綫的戰士沒有能力和沒有機會看我們的宣傳文字，他們的抗敵情緒不高漲，他們對抗敵的理解也不夠，這種戰士可靠嗎？不吃敗仗可能嗎？所以僅就詩的一部門來說，現在僅印在紙上使知識份子看了是不夠的，必須同歌詠一樣地發揮它的力量，使大眾直接受到感動。因此把抗戰的詩朗誦給他們聽是唯一好方法。

所以我以為在抗戰期中「朗誦詩」除保持藝術技巧外必是宣傳工具之一，在宣傳工具中，它不單是口號的，而且是富於理解性的；更